

韩葵，毕业于中央财政金融大学。旅居捷克二十余年，联合创办捷中国际文化交流协会和布拉格中国作家居住地。著有随笔集《落草波西米亚》《布拉格布拉格》等。



出差

■ 韩 葵

小
说

出
差

机舱里终于安静了。

旁边C位穿着绛红色毛衣的中年女人，脱了鞋，抖开薄毯盖在腿上。一系列安顿中，她一直背朝着我，不断地向同排D位的男子点头。

D位男子则隔着过道，略微探过身，一脸无所不知的表情，“瑞士就是个村庄，看城市还是要回中国。”

C位女表示赞同，“还真是，什么都那么小气。你说那欧洲人，也不懂得吃个韭菜馅饺子、馅饼什么的，真是可怜。”

他们俩同时看看左右，忽然间降低了说话的声音，女人随着男人的话，伸出四个手指比划着。

“损失了四百欧元？”

“可不是吗，她往地上倒水，正好倒在人家服务员身上。”

“那次好像就是一百。”

“这老人啊，说真的，就不能注意点，他们每次早餐拿面包都是满尖满尖的一盘，然后吃不了，又往回送，你说就不能吃不够再拿。今天早上还拿了一整盘苹果。”

“那天早上他们想从餐厅灌牛奶，人家不让他们灌。”

声音时断时续，时高时低。

牛肉饭和鸡肉面来了，饭盒收走了；免税品车来了，免税品车走了；雪菜粥和蛋饺来了，饭盒收走了。

咸、酸、腥混合在一起的气味，逐渐由淡变浓，开始飘进鼻腔，随着起落架的“咔哒”声，机身轻微地颠簸了几下，安全带指示灯由红转绿。

人们纷纷掏出手机。

我发现微信上竟然有一百多条新信息，家庭群，这个唯一没有设置免打扰的群上圈着醒目的红色提示。

太姥姥去世了，享年一百零二岁。

妈妈让我在北京落地之后，直接改道回家。

我原计划在北京机场转机，代表公司去签个合同。这是我独立跟下来的第一笔像样业务，值得从布拉格飞回来签约，为了行动方便，连托运行李都没带。签约之后再休假几天回家看看，当然，签约的城市距离林现在生活的地方才不到二百公里，我跟他说，会顺路过去一、二天，见个面。

看到消息，还有好多温暖的祝福的话语，好多祈祷的祈福的图标，我有点懵。

太姥姥最喜欢我了。我出生的那天，太姥姥的母亲去世。妈当时惴惴不安，她姥姥说我是带着老人家的心愿来的，才给她放宽心，家里一边办后事，一边庆祝我这个新生命的到来。姥姥在我们几个表亲兄弟姐妹里，也对我最为上心，也许这是我自己的感受，反正我感受到的是这样。

姥姥也在群里。她至今还对我不听劝告一意孤行地出国耿耿于怀，每次打电话回家，都问我什么时候想通。她说在外面疯够了就该收收心了，回国找份正经差事嫁个稳当的人才是本份，像大表哥一样，当上公务员，是他们最期望的下一代成功人生，大表哥具备大哥的表率意义，姥姥说她甚为欣慰。

她说太姥姥每天都念叨我，虽然后来一

些年里，太姥姥记忆大不如前，常常认不出家人。

每次看我和家里通话，老板都对我笑笑。他的微笑和姥姥的念叨，久而久之在我脑海里成为同一件事情不可或缺的两幅图景。

我从行李架上把箱子取下来，随着人流走过通道，进入候机楼，海关前排满了人。

二

先给林发了条微信，“临时有变，大概晚一个星期到，再约。”

接下来，面对客户。

“不好意思，家里临时发生了点重大的事情，今天实在过不来了，请谅解！我老板再长途飞过来也不太现实，您看是否可以还是改成我们之前建议的传真或者邮寄签约，先把事情做起来，别耽误。另外，麻烦您把航班时间和团队名单发给我，这样我们可以及时做好所有的预定。等我办完家里的事情，晚几天再过来拜访，谈谈细节以及后面的合作。给您和您的公司添麻烦了，实在抱歉！”

我反复看了几遍文字，觉得足够诚恳和周到，还特意在文尾打上了三个作揖的图标。

二十九个人的贵宾团。

他们要求“纯玩儿、地方特色小吃、建筑古迹、购物”。

我第一份工作的老板说过，做事要走心。

我现在的老板提醒过，这种团一般会同时询几家比方案比价格。

我迅速给客户发了简要的行程框架，并且告知，随后就会补充丰满，也会把价格都核算出来。我几分钟就看一次微信，看到客

户的回应和蔼，才松了一口气。

那天夜里，坐在租屋的饭桌前，我久久地盯着电脑屏幕发呆，想着如何达到老板反复强调过的要求，内容详尽，适合阅读、赏心悦目。布拉格的好图片很多，甚至有点难于割舍；维也纳的图片，要么是美泉宫的标准像，要么是史蒂芬教堂的屋顶，要么是尺形街，颜色和清晰度都不够一见钟情；布达佩斯选来选去还是从布达山了望议会大厦的夜景最好。

我满意地盯着屏幕，对话框里的红色文件图标，一点一点展开传输的扇面，直到扇面即将旋转360度的时候，闪现出“发送失败”。只好把图片一一调小，终于再次把文件拉入对话框，窗外已经微微放亮，传来几声鸟鸣。

电车站附近，往河边周末集市的方向，我在一个鲜花摊儿前纠结，是玫瑰、康乃馨，还是薰衣草？是先买上还是逛完集市回来再买上？

手机震动了一下，闪现出客户的信息，问报价里有没有他的辛苦费。一丝烦躁涌上来，但对做成这笔业务的期待瞬间调动起情绪。我随手拍了一张市场的图景，发给他，写道“先看看鲜活的本地生活气息。”

二十九个人的贵宾团，老板叮嘱过，这个要当大事儿重视。

我来欧洲二年了，当时，姥姥和妈妈拗不过我，于是，放心大胆地说，给你一个月，不，二个月时间吧，如果能找到稳定的工作，就同意你呆下去。我是蒙着跑出来的，全无方向，没想到竟然有这么意外的运气。

卖熊葱酱的摊位前一如既往有十多个人排队等待，水晶玻璃店铺的橱窗可以用来当镜子，我举着三文治，反复欣赏自己。新买的黄色棉布衬衫半敞着，刚好露出淡绿色

棉织背心儿，大红色牛皮双肩包很挑色也很有质感。

一个说英语的游客样男人跟我打招呼，问我哪里可以换到克朗。我特意叮嘱他，千万别去主要大街上的换汇点，一定要注意买卖差价和手续费。他问我，有没有空一起喝一杯；我说，还赶时间。他祝我享受美好阳光，天气的确很好，天蓝、云白、水绿。

别过说英语的游客，我继续思忖着，直接告诉客户没有包含回扣，让他自己加上，或许过于生硬，而且，价格也许显得过高；如果告诉他已经含了回扣，便相当于降了价格，这也于心不忍。

我站在伏尔塔瓦河边的铁栏杆旁边，在手机上划拉出一段话，重读了二遍，点击发送。

客户回复很快。他写道，你给每个人的价格增加一千元，这样一共二十九个人，就是二万九千元。我拿二万，给你九千。客户说公司隶属于地方政府，“钱也不是我的，是公家的，本人拿着辛苦费，也给你一点，也算公平，彼此都为对方保守这个秘密就行了，你有付出，本来也受之无愧”。我知道他这么做不算太奇怪，但每天和老板面对面，说真的，如果我拿这九千，就太具体，而且，如果成交，本来也有奖金。老板微笑的图景闪现在我眼前，他其实挺帅的，长手长腿那种，可以算个暖男，人们说做旅行社的男人，最后都被职业化成暖男。

客户又补了一句，“这个事就烂肚子里就完事了。”

三

星期一，上午还不到十点钟的时候，就收到了确认信息。

“我司经相关领导讨论商议，已经确认了贵司的行程与报价，请贵司尽快草拟出合约传来，得到双方认可后再商议汇款和面签正式合约事宜。”

我小心翼翼地跟老板说，“哥，这个团看起来成了。”他给我竖了一个大拇指，以及，我眼里那标志性的微笑。进公司面试那天，他就一直微笑，给我解释了几句这个行业有时候令人焦虑，因为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的人以及各种各样奇葩的要求，让我在工作中学会释放。

客户没有对我们提供的协议提出任何异议，我们最关心付款条件，客户两个字总是意味着各种拖延。也许有回扣的缘故，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我们的共谋，还主动说到尽快打预付款，尽早会面签约，尽速交给外汇部门备案。

他第一次说到会面签约的时候，我故意略过。当他又一次提到，就不得不正视。我诚恳而小心翼翼地提议用扫描或者邮寄的办法。他说，集团受控于政府管控。

我和老板对视，客户的理由和会面签约并没有因果关系，但是，各种客户说话驴唇不对马嘴，我们已经见怪不怪，所以决定忽略逻辑过程中的严谨度，只抓重点。

重点是，他需要我们派个人见面签约。“只要是贵司的人员，带着贵司的委托书、当事人身份证，有代表你们公司签约的资质就可以。签约之后，就可以批款，直接汇入你们境外账户。早几天晚几天都可以，不要有压力。”

老板皱了皱眉，问我，“你多久没回国了？”

“说真的，我想吃朝鲜冷面、溜肥肠、煎饼、油条、油炸臭豆腐……，想了很久。”

“算起来利润不错，值得跑一趟。”

“打预付款都同意了，要见见人，也不为过。”

“回复的时候，留点余地，别大意。”

二十九个人的贵宾团，我抑制不住私下计算了一下奖金，爸妈叮嘱过，既然找到了合意的工作，就要对得起公司。这个客户主动来加我的微信，这是我独立拿下的第一单像样业务。

我开始拉名单，小学发小、初中好友、高中同桌、大学闺蜜，第一份工作的同事。当然，要在家里多陪陪太姥姥和姥姥。

我还想到了林。

四

中学毕业以后，没再见过林。

十多年了。

他算是我心里的一颗刺么？我从来没对他正面说出口，说我爱他，但是我相信他知道，我相信所有的人都知道。我们课间总能碰到，我知道傻子都能觉出来这是我在刻意等他。

我初二，林高二。学校组织夏令营，我俩分在同一个小组，他是组长。组长都是高个子男生。

没开发的野长城盘亘在村落附近，村里的年轻人带路，戴眼镜的男同学打着营旗，林同班的女生都是排球队员，体力很好，太阳非常热，水壶里的水都喝光了，林站在拐角处，只穿着篮球背心，肩膀晒得黝黑。他转过头，手遮着额头，“我说，你倒是快点儿。嘿，你瞧瞧，你瞧瞧，我这鞋里，都灌了土了。”身后已没有其他同学，我心里有点得意。

我们班有好几对儿交朋友的，我担心影响他高考并不打算表达出来，只是默默地出现在他的各种必经之路。去他们班的楼道，

回家的公共汽车站，我打着去舅舅家的旗号，和他一起坐公共汽车，直到他家，然后，根本不去对楼的舅舅那儿，直接再坐上车回家。他也请我到 he 家里去过，我还见过他爸爸妈妈。

初三毕业，我终于创造了一起的假期，有他们最要好的四个男生、二个女生，我的闺蜜。出发之前的傍晚，林的哥们从楼下喊我，我们去了后面的小花园，爸让我别和同学呆太晚。夏天的晚上，天其实很亮。

林的哥们儿很直接，问我是不是喜欢林，我还没回答，他就接上了话，“我们都看得出来。不过，你可能还不知道，他已经有女朋友了，所以，我得提前跟你说一声，别大家出门尴尬。他女朋友就是我们班同学，我们都觉得他们俩挺合适的，只不过她们家管的严，他们俩不怎么公开在一起。”

高三的完全在忽视初三的人也有像他们一样值得呵护的感情。一些年后，我读到《简爱》的金句，如同回到当年的后花园，“你以为我贫穷、低微、不美、渺小，我就没有灵魂，没有心吗？你想错了，我和你有一样多的灵魂，一样充实的心。”

我忍住眼泪，一个人在花园坐了很久，回家有爸妈在，我也忍住了眼泪。

去爬山那天早上，天阴着，空气里有水，我落到小队伍的最后，林站在拐角处，背着身，在雾气里，那背影像诗一样，比在阳光底下迷人。生活中总有一些瞬间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会永远留存在大脑里，而不是一遍一遍被覆盖刷新。

他在雨雾中转过身，“我说，你倒是快走几步。嘿，你看这天儿，我半截裤腿儿都被露水打湿了。”

后来听说，林和中学时候的女朋友分手了，和大学时候的女朋友结婚又离婚。

加上微信之后，我们互相问候过，说真的，我还带着一些当年的思想负担，并不十分自然。过年的时候，也没互发祝福。

五

大清早，天还没有明亮起来，机场路的几条车道上都爬满了车。

客户回复了，“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办正事还拖拖拉拉不上心。”

看到这样一条消息，实在有些惊讶。刚刚的愧疚感被瞬间冲散，我不知道应该抗拒他，还是应该责备自己，或者，应该怀疑。

也许，太姥姥的离开，令我一时间有些敏感。

我按住他的信息，选择“多选”，勾了我的留言和他的回复，合并发给老板。发过之后，又后悔起来。赶紧按住发出的信息，却已经只有“复制、转发、收藏、删除和提醒…”，而没办法撤回，便连忙给老板补充了一句，“我会尽力处理好这件事情。”

爸妈刚好在我要按铃的时候，打开楼门，一个接过我的大箱子，一个提走小箱子。

过厅昏暗，饭厅亮着灯，饭桌上摆着一个油乎乎的透明塑料袋，里面装着四根油条，旁边有二碗塑料碗的豆腐脑儿和一碟小咸菜。地板砖都磨花了，墙壁没有记忆中那么白。

爸妈说社会风气越来越不好，家里本来要装修房子，但是，损失了几万块钱，就暂时搁下了。爸瞥了妈一眼，小心翼翼地继续，你妈不让讲出来。看妈并没有责怪的意思，爸接着说，你大姨啊，对投资上瘾，把亲戚朋友都拉进去了，后来那个融资公司跑了，投资人的资金全打了水漂。她自己本身的损失，还有些亲友的钱，都必须还上，我们家的也就不指望了。

六

我的房间和离家的时候没什么变化，墙上还是大学毕业那年去海边拍的照片，做成油画效果的，照片上的女孩比照片前面的本人显得轻盈很多也青涩很多，那仰着头享受海风的样子实在有些造作。

写字台上，还放着平板电视，这是我工作之后自己花钱买的，当时异想天开可以当作电脑屏幕。衣柜里的衣服，应该再挑出来几件带走。

电话忽然震动起来，屏幕上显示着“老板”，不是微信呼叫，是直接的长途。

“你在哪儿？”

“在家，我……”我刚要解释，他就抢过话，“在家就好了，在家就好了！千万别去了哈，以后如果我再让你出差，你一定要反问我，是否真的了解这个客户！一定，一定！咱们每个人都小心。”

手机上有三个未接来电，前边的二个没有显示号码，后边的一个来自那个客户。

微信又进来了，“我发信息你都没有回音，而且我打你手机也不接。不知道为什么？？？”

我打开电脑，上到外网，点击老板发来的链接。果然，一长串结果里，包括一个繁体字网页，上面提示的所有疑点，和这个客户的表现丝丝入扣。他最关心的，显然是我们有人亲自过去，但完全不关心和团队出行相关的各种服务细节。

手机又开始震动，上面显示了客户的号码。

手机上收到短信息“我司已经安排好了签约事宜，希望顺利面签合约，尽快汇款，达到双方长期合作之目的。”

手机又开始震动，上面没有显示号码。

林给我回了一条微信，“好的，来后联系。”

姥姥和姥爷的离休工资又涨了。

他们说现在国内形势很好，城市治理也有成效，比过去干净整洁，各地小贩少了，摄像头密集，秩序好了很多。姥姥又搬出大表哥的故事，说大表哥是去英国留学的，还不是学成回国，而且找到国企的工作，努力成为公务员，这就等于有了铁饭碗和人人羡慕的地位。

她坐在大房间的床上，背后垫着被子和枕头，小表哥横躺在床的另一侧，双手举着手机，大姨、姨父、舅舅陪着姥爷在小屋里摆了一桌麻将。

铁饭碗是个陌生词汇。姥姥说，很多下海的人的确挣了大钱，但是，多少年看过来，社会还是老样子，端着铁饭碗还是吃香的，所以，上辈定下的规则不会改变。姥姥和姥爷曾经是机关干部，离休工资比好几个表兄妹的现工资高出很多。

舅妈和小姨关切地询问我们公司搞些什么，妈说我这次出差的时间真是凑巧。

电话又开始震动，同时收到了微信和短信，重点还是说要都准备好打款了，晚两天也没关系，我们赶紧派人过去办手续，期待长期合作。

老板说，太姥姥好像在冥冥中保佑着我。

“如果去了？”

“要你马上转回扣。”

“但我没有转账权。”

“那就等你找到有转账权的人转账。”

“要是公司不转呢？”

“就不放你走。”

“这不就是绑架吗？人质都在了，只要回扣的二万？”

“真就难说了。”

七

老板说，既然在北京，就再丢给我一个客户。

他们的办公室在叫作孵化器的大楼，顶层里面全是木格装修，如同一间雅致的茶室。

我称呼她陆老师。

陆老师的年纪介于我和我妈之间，梳着和我大姨很像的发型，那种直直的短发，穿着蓝花的旗袍式长裙。细眼、宽眼距，架着哈利·波特同款的圆眼镜，不由令人想到儿时故事书里的“小问号”。

陆老师说我老板不仅人帅做事也靠谱，她的声音很平，不温不火，善解人意。她给我斟上茶，继续称赞了我老板和我们公司，说团队交给我们接待，一万个放心，但是，有些具体问题，希望我代表公司或者回去问问之后，尽快给她们明确的答复。

她拿起桌上的手机，点开了一个文档，我也掏出手机，打开微信的文件传输助手。

“你看行程这个地方，这个城市，皮尔森的景点里，有市政厅，再看这个城市，布尔诺的景点里，也有市政厅，你再看哈，这个城市奥洛穆茨，景点描述里，也有市政厅，这样太重复，不能都是看市政厅，咱们的游览不能重复。”

“哦，因为这是介绍这个城市的景观，都有市政厅，如果您觉得重复，就去掉两个也行。”

“哪个城市看市政厅，哪个城市不看？”

“都在市中心，都会经过的，您要是觉得文字不合适，就删两个就行。”

“你们最了解当地情况，不能让我修改，你们根据经验和资源来定。”

“真的看不看都可以，反正是经过，那，您就留皮尔森的市政厅，另外两个删掉吧。”

陆老师严肃地看着我，“我们暑期夏令营到捷克交流，必须有学校签发邀请函，并且接待，你要告诉我哪所学校、哪位领导出面，还有学校的介绍。”

“暑期？”

“对，七月底。”

“可是，说真的，七、八两个月，学校都放假。”

“你们老板说他想办法解决，但是迟迟没有发来学校名称和校长的名字。”

“那我问问他，但是，真心话，全境的学校真的都放假。夏令营行么？咱们组织的不也是夏令营么？”

“夏令营不行，必须是全日制正规学校，否则不批。”

“可是学校真心放假，私立学校也都放假，大门都锁着。”

“必须是全日制学校，而且要在学校做学生交流。”

“说真……”

“但是，我们其他的合作方说他们可以解决，为什么别人能办到的事情，你们办不到？”

“那，那，我想，我老板也应该能办到。”

我知道工作中太多的事情需要灵活处理，入行的时候，老板对我做过心理疏导。

那次有一些来参加培训的客人，他们在布拉格呆七天，培训课程其实没有那么多，就去维也纳和布达佩斯，但每天都要上传培训资料，不敢更换IP地址。老板让他们每天把要上传的培训资料发给我，我带着笔记本电脑，到他们本来应该住在布拉格的酒店，用他们的用户名和密码登陆上传。

那一刻我有点想辞职，就像大学一年级

打工那一次，客人明明要一斤羊肉，经理右手抓羊肉称了一斤，左手就趁人不备从秤盘里抓了一把放了回冰柜，剩下的装盘。

八

我买了直飞海口的机票。

姥姥和妈妈有些惊讶。

我不想为了出门编造理由，那是小时候凡事不由自主的后果。

我早已经独立，甚至离家二年，但每当超过晚九点不归，他们还是会询问，这令我感到被关怀，也感到被统治。

住进酒店的时候，我给林发了信息，“已到。”

他即刻回复“晚上一起吃饭？”

我写“好的。”

“这里有几个校友，想见么？”

“不知道都谁在，你看吧。”

“有我们班的…，还有原来教务处刘老师。”

“好啊！”

走过一片热闹的现代商业区，明窗的书店门旁悬挂着“春风习习”的荧光牌，茶店的外卖窗口上方，满屏大红背景，一行闪亮黄色光芒的行书“我爱我的祖国”。饭店里的座位都被篱笆隔开，尽头的墙上插着三面红旗。

二个身穿黑色短袖恤衫的中年男人，坐在红旗边上靠窗角落的隔间，望了几秒钟，我找回了当年的感觉，刘老师真心没什么变化，林胖了，但表情还是当年的样子。

他站起来，招呼我坐在老师对面，“你

们说话方便，我坐边上。”

刘老师说，你模样没变，一点没变，甚至比当年更漂亮了！

我揶揄道，您记得那会儿我有一张靠在大树上的照片，您还说，照相要找参照物，用粗糙的树皮来衬托细腻。您那意思，就是我都需要树来衬托了！

我们提到夏令营，那次郊区野游，提到林的哥们儿，学校的排球比赛和篮球比赛。林给我夹菜，让我喝酒随意，然后转向刘老师。

“刘局，您调过来有快半年了？”

“三个多月，哦，一晃四个月了。”

“你看你一过来多好，把我们聚在一起了！别看我们都在同一所城市，原来都不知道，来，喝酒！刘局，我干了，您随意。”接着，他继续问“都安顿好了吗？您看有什么需要的，直接跟我吱一声就成。”林一口一个刘局，不似在学校里那般喜欢和年轻教工称兄道弟。

分手的时候，他关切地问我，“你住在哪家酒店了？”

“文明路的那家锦江之星。”

“那你可以从这里坐公交，你看看好像有好几趟车直达，很方便，我帮你查一下。你刚才说出差呆几天来着？在这儿如果有任何事儿，随时找我哈，不要客气！”

“哦，我就是坐99路过来的，回去一样呢，谢谢你。”

“那好，随时联系哈！”

他恭敬地给刘局递了支烟，“我车上给您拿了点东西，正好直接送您去。”